洴澼百金方

洴澼百金方十四

制勝第十四

内外夾攻
伐交
形
認賊首
焚賊攻具
静
佚
治
選將安邊

不意奮擊
分勢
乘
取賊箭
焚賊糧艸
暇
飽
容
用財欲泰

洴澼百金方卷十四

惠麓酒民　編次

朝春居士　重訂

以主客言之則攻者為客守者為主則勝在守以生死言之則攻者居生路守者陷死地則勝又在攻全視制勝之著何如爾輯制勝

固結民心

總論

黄石公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又曰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

之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許洞曰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此皆固結民心之說也

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皆固結民心之政也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制勝之策以固結民心為首

沉灶產蛙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損戶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伯求蔡皋狼之地于趙襄子而弗與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illegible]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產蛙民無叛意

李光弼撫常山

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常山自顏杲卿死後郡為戰區露骨蔽埜光弼酬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大悅

睢陽寧死不叛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廪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王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激揚士氣

劉錡積薪焚家

劉錡充東京副留守金人敗盟南侵已陷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

晉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亂言去者斬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士八為間諜于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矣及戰大破金人

吳玠忠義勉士

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

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大破金人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剃其髭髯而遁

張巡誓死

慶緒遣其將尹子奇趨睢陽巡與許遠拒卻之賊復來攻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賊若復來止有死爾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直勳以此痛心爾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巡執旗帥諸將直沖賊陣賊乃大潰

李光弼內刀于鞾

史思明復攻河陽李光弼將戰內刀于鞾曰戰危事吾位三

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德宗引咎

朱泚攻奉天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張伾鬻愛女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

繇兆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楊慶復厚給糧賜
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楊慶復募士厚給糧賜
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
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得選
兵二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冲四面攻成都慶復帥突將出
戰殺傷蠻二千餘人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奬拔且
利于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慶復與蠻戰
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刃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軍大敗

死者五千餘人

楊烈婦重賞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城池皆其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于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

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穀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于外猶愈于牀也侃遽登城督賊將中矢死遂引去

李政散財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屢攻城皆擊退之嘗夜刼金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氊裹身

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

後政死而城失守

誅除反仄

張廵誅六將

令狐潮圍張廵于雍邱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

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廵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廵

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亾不可知不如降賊廵陽許諾明日堂

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

義斬之士心益勸

遷居諠

元兵薄新城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遷居諠恚驅入當門斬之遂堅守不下謂民曰既有貳心矣則後日開門延賊賣主求榮者必此輩也豈可留以自禍手斬之可也

鎮定危疑

朱桓喻士

朱桓為濡須督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兵法所以稱

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乎原無城池之守爾今仁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魏師不克還

酒氏曰大攻之與守彼下而我上彼仰而我俯彼勞而我逸彼動而我靜彼客而我主不待卜筮而數者之勝已操之自我矣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正宜有以撓之

羊侃安衆

侯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匈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

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

庾域題空倉

魏圍南鄭數十日城中匈懼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

晉侯圍曹曹人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張魯既降保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禁也故兵法曰心怖可擊人心恐則掩氣最為誤事然軍勢曰將無勇則士卒恐第視專城者為何如人爾

王羆開誠示衆

王羆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于河橋不利前後所虜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于是趙青雀等遂反據長安子城羆聞之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頃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羆受委于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逆折盛勢

張遼折吳

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護軍薛悌而署其函邊曰賊至乃

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乃共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爾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沖壘入直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

衆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弃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張巡折賊

令狐潮等四萬餘衆奄至雍邱城下衆懼張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

卒直冲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渾瑊折賊

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渾瑊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冲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

王文郁折夏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西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輕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

乃夜集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刄兵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遅敬德權知州事

邀截歸路

費禕據三嶺

魏曹爽入漢中蜀據興勢兵不得進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亾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陳泰斷姜維

蜀姜維圍狄道陳泰引兵救之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恩遁走

朱桓斷夾石挂車

吳周魴遣親人齎牋以誘曹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軍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朱桓言于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擒臣請將所部以斷之休與陸遜戰于石亭追王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略盡

王軌鎖清水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

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清河之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兇懼蕭摩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清河水之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圍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于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得還

吳玠伏神坌

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吳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

復攻和尚原玠令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稍郤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坌以持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剃其鬚髯而遁

吳玠伏河池

金人攻殺金平戰敗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自是不敢妄動

神師道議扼河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何如對曰臣

以為議和非也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

斡离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于河東北河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

居士曰來既不能禦去又不能追何以立國何以保民嗚呼殆已

宗澤欲據金人歸路

宗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兀朮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又兀朮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

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人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黄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

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又自濰州遣孛堇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

海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漲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酒民曰截歸之戰未有如此之痛快者兀朮絕望南渡江

左得以偏安皆此一戰之力也

誘攻城

虞詡誘羌

漢虞詡為武都太守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以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劉基誘陳友諒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欲發兵禦之而衆恩怯

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劉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為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易爾取威定伯在此一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于是決策誘之破友諒盡覆其衆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曹操呂布濮陽相持陳宮謂布曰可令富民田氏詐獻密書願為內應誘曹入城操信之劉曄謂操曰陳宮多謀或是反

間不可不防當分軍三隊一隊入城兩隊伏城外接應田氏又使人獻書約初更時城上鳴螺鼓為號縱兵入城至期操引兵至城內州衙中砲聲响四門火起伏兵齊出操大敗往東門逃城有崩木擊操馬倒操陷火內手臂鬚髮盡皆燒毀得典韋救之而出

安邑人誘崔乾祐

崔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

李雄誘羅尚

晉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蜀城李雄與戰互有勝負雄乃募

制勝

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之從泰擊雄雄將李驤于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以繩繫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

鐵鉉誘靖難兵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鐵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之

誘戰

劉錡誘兀朮

兀朮至順昌劉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飮于河飮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觧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之

于謙誘虜

乜先挾英宗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諸門皆有兵總二十萬虜見明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于謙設伏于空室

制勝

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遂發伏敗之

佚能勞之

夜擾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照依敵粒敵哨約為暗號每遇晦夜雨雪賊忽略倦怠時則從暗門縋出亂砍其營聚散倏忽入自為戰遇有順風以火器火砲燒其積聚驚則佯與同驚睡則佯與同睡但以無聲為妙機暗傷為妙手明砍明攻是為下著五鼓鐘鳴仍以暗號認是吾兵方許放進此之謂兎兵密如鷙探速若鶻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砲

齊放轟營亦可

張巡鳴鼓嚴隊

尹子奇復攻睢陽張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冲賊營斬將甚衆

史思明掠抄官軍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穿塹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人以爲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

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遶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于城下掠抄官軍出輒散歸各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難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大潰

劉錡夜斫金營

宋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

請衙校錡笑曰無以校也命析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抵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

畢再遇疲金人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

姚廣孝罷王師

明師圍北平姚廣孝夜縋死士下城刼南兵或遣數十人遠

伏艸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輙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飽能飢之

祖逖邀擊趙糧

晉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後趙運糧饋豹逖潛使邀擊獲之豹宵遁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唐郭子儀九節度圍鄴城穿塹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溝棧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

得出史思明引兵救之時天下飢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
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
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愳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
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
軍直抵城下刻日大戰思明直前奮擊殺傷相半大風忽起
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官軍大潰

張巡取賊鹽米

令狐潮圍張巡于雍邱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
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啣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

其餘而還

劉錡鑿金糧船

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氊裹船載粮而來錡使善没者鑿沉其舟

畢再遇焚金糧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畢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閒道趨淮陰夜二鼓啣枚至敵營各攜火潛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糧艸遂空楚圍解

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以解趙圍

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謀救趙乃使田忌為將孫子為軍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鬥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孫子直走魏都以解韓圍

魏伐韓韓請救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為軍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龎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劉琨清嘯奏胡笳

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悲聲寥

竟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酒氏曰劉琨清嘯胡笳此亦兵法攻心之術也

敵則能戰之

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若區區塡門守堞使賊敢易視我兵氣先怯乃庸愚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爲幸攻即破焉者也烏足以寄專城之責哉

漢光武昆陽之捷

漢軍進圍宛城劉秀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

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秀乃使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

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沖輣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刻漏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秀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物欲分留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秀遂與營部俱進自是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

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冲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勅諸營皆按部無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

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關中震恐于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張巡睢陽之捷

賊引精兵攻雍邱積六十餘日巡與之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令狐潮圍張巡于雍邱城中薪水竭巡紿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

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沖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

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攻順昌劉錡破其鐵騎數千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請戰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方晨氣清凉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

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币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卻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弃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

吳玠吳璘和尚原仙關之捷

宋吳玠保和尚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金人自趣海角狃于長勝及與玠戰輙敗憤甚謀必取玠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坌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剃其鬚髯而遁

兀术撒离喝劉䕫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

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冲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以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别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鋭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

下如雨死者層積斂踐而登轍裔唱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鋭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孥來劉夔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扈再興襄陽之捷

金人犯襄陽勢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日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旣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踣七八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壕者佯走金人爭壕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扱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塡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氊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弃旗甲輜重滿野遁去追敗之

石亨京師之捷

亨以土木之變繫獄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東馬進左右馳哭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呼踊躍聲震天地虜卻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荊倒馬關恩我躡其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

荊隊

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䔥亂相蹂踐亨悉衆來之虜盡弃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去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

洒氏曰古名將力戰解圍者多矣然以少擊衆以弱擊強以智遇智以勇遇勇酣戰格鬥未有如此數事之快者讀之真令人有擊鼓其鏜踊躍用兵之意特為表出以振積弱之氣也

少則能守之

耿恭

匈奴圍關寵于柳中城車師與匈奴共攻恭恭率厲士衆禦
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
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
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
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關寵上書求救帝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
餘人以救之會關寵及殁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
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
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

虜來大驚羌遂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勵將帥恭至洛陽拜騎都尉

毛德祖守虎牢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人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于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瘡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

陳憲守懸瓠

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鈎于冲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

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始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不克而還

沈璞臧質守盱眙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冲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弃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于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

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遂與臧質共守魏人之南
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
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因攻盱眙魏
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
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于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
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
設使丁零使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
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
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于東申坦散于西爾知其所以

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益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爾寘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享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爾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于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訓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刄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床于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語爾虜中

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勅彭城斷其歸路二月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

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上聞益嘉之

羊侃吳景守臺城

侯景濟江建康大駭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匈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列兵繞臺城既帀百道俱攻鳴鼓吹蠡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戰士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

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樓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旣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為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

以汝為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于城東西起土山驅廹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塡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閒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成王已下皆親負土執畚鍤于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于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朱異奴以為儀同三司异家貲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

于城下仰詬昇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朱异遣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千人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倖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嘆吾一葦杭之日

明氣净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韋各三思自求元吉羊侃率城中益恩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于城內構地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于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于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

韋孝寬守玉壁

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直至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齊神武使謂城

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于城南鑿地道入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沖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刃遙割之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隨其崩處

立木栅以扞之敵終不得入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即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耳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戸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被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

感動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殂

昌義之守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師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冲車所撞城土輙頹義之用泥補之冲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

夜苦攻分畨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韋叡將兵救鍾離旬日至邵陽豫裝高艦為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鬥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艸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斬首十餘萬叡遣使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荅語但呼曰更生更生

湄民曰古名將死守全城者多矣又若張巡之守睢陽渾

城之守奉天趙犨之守陳州杜怡之守泗州李嗣昭之守潞州周德威之守幽州王稟之守太原孟宗政之守棗陽、鐵鉉之守濟南率皆兵極寡糧極乏敵極強攻極苦困極久真兵家所謂以寡擊衆以弱擊強之法也如此數役者讀之真有天地為之震怒鬼神為之飲泣之意特表出之以愧夫失守封疆者固知守圍自有方也

內外夾攻

陳宮

三國呂布被操圍于下邳陳宮曰操遠來不能久公以步騎

出屯于外宮以餘衆守于內若向公宮攻其背若攻城公救于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圍久遂降

慕容翰

晉平州刺史崔毖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合兵伐慕容廆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使召其子翰于徒河翰曰彼兵強盛難以力勝請為奇兵于外伺其閒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宇文大人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閒使語廆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

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

傅永

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傅永將兵三千救之彭城王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于城外勰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于肥口大破之

柳元景

宋柳元景爲隨郡太守㢊蠻大爲寇暴欲來攻城郡內少糧

器杖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内兵少且表裏合攻于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兵法有云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觀吕布以嬰城而敗慕容翰傳衣柳

元景以內外犄角而勝則法戒犂然備矣

不意奮擊

毛德祖穴地出圍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于城內穴地八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

薛萬均薛萬徹從地道掩擊

竇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萬徹率敢死

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建德兵潰走

李光弼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為溝周賊營中搘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衆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級

夜縋人

令狐潮圍雍邱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

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
猛火發于廬舍蜂蠆出于懷袖雖有勇夫莫不錯愕失措
倉皇變色者不意故也專城者能為迅雷之勢出其不意
則善矣

伐交

燭之武說秦伯

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使燭之武夜縋而出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
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

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亦去之

慕容廆

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

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一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忠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氏遂敗

酒民曰交絕則勢孤勢孤則必走離間之謀不可少也

分勢

吳玠

金將没立自鳳翔别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俱會

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

康茂才

陳友諒率兵六十萬順流攻建康又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時有議降及奔鍾山者太祖斥之慮二虜相合勢益難支康茂才與友諒舊知乃遣為閽給偽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遂令閽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君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木橋乃遣還謂曰吾至呼老

康為驗閣者還以告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友諒率舟師至太祖命馮勝常遇春伏石灰山側徐達伏南門外楊璟伏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將蒙冲出龍江關外自總大軍于獅子山友諒以舟不得進徑冲江東橋見鐵石大驚呼老康無應者伏兵起大破之

酒民曰勢分則力弱力弱則易破給詐之計亦不可少也

形

廉范縛炬爇火

廉范守雲中匈奴入塞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衆各交縛兩炬

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虜不敢復向雲中

虞詡貿易衣服

虞詡為武都太守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霍王元軌開門偃旗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

張守珪寘酒作樂

吐蕃陷瓜州王君㚟死河西匈懼以守珪為瓜州刺史領餘衆方復築州城板榦裁立賊又暴至略無守禦之具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鬬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于城上寘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

張齊賢列幟燃芻

契丹導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贇

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卒二千于土燈砦掩擊大破之

酒民曰主勢弱則形之然形之貴早若情見勢屈則無濟矣

乘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譏之

燕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于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刼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夜縱火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間之

秦應侯之為人妬白起將而伐趙殺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

萬人挾詐而盡坑殺之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于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趙六城以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黃巾依草結營皇甫嵩乘而火之

漢皇甫嵩朱儁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

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艸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擧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

突厥弧矢俱敝太宗乘而虜之

頡利突利二可汗擧國入寇會天久雨秦王謂諸將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連時弧矢俱敝突厥人衆如鳥鎩羽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料我之逸搞敵之勞此而不勝將復

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冥厥大驚乃請和親與盟而去

宸濠力憊鼾睡楊銳乘而襲之

宸濠攻安慶溽暑力憊夜鼾睡去楊銳分募善没者數入于船中聞鼾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砲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濠浩嘆出涕舉帆順風而返

酒民曰敵有隙則乘之然乘之貴速若持疑不決則失機矣

認賊首

南霽雲射尹子奇

張巡欲射尹子奇莫能辨因刻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取賊箭

藁人得射

令狐潮圍雍丘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出射之得箭數十萬

青蓋獲矢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墻如蝟獲矢二十餘萬

焚賊攻具

李綱燒金雲梯

金人薄都城李綱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其雲梯數十座

孟珙燒元船材

孟珙諜知元兵將入犯乃潛遣兵至順陽燒其所積船材

張玉火元資糧器械焚船場

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騣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合刺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玉聞合刺至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騣城築卒不就

焚賊糧艸

張巡焚賊鹽米

令狐潮圍雍丘賊餉鹽米數百艘且至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

畢再遇焚金糧艸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攜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

靜

祖珽下城靜坐

齊祖珽為北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亂鳴吠賊

無所見聞不測所以或疑人走空城不設儆備玤忽然令大呌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

劉錡城中肅然

順昌之役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喧譁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聲唯能以靜待譁是以大勝

酒民曰以靜待譁兵法也雖然靜豈易言哉惟膽識定于內而後肅清布于外也

暇

諸葛亮掃地却洒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等并力東下留萬人守城懿率衆二十萬拒亮懿垂至欲赴延軍又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撫手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以為恨

按三國志司馬懿此時有衆二十萬即遇伏兵未必能敗使懿敎整于外先捨兵三五千人入城角之則虛實立見豈不殆哉或曰若至此際諸葛君必别有一番作略矣乃

知所謂暇者固非矯情鎮物亦非微倖一擲也

蕭道成解衣高臥

宋桂陽王休範反朝廷惶駭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

寇準飲博懽呼

宋澶淵之役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畢再遇臨門作樂

金人以十萬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令臨
門作樂以示閒暇

酒民曰以暇待亂兵法也然暇豈易言哉惟桔据在平時
而後從容於臨事也

佚

劉錡軍皆番休

兀朮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士氣閒暇軍皆
番休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
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

斧犯之入其陣刀斧亂下自辰至申敵敗退既以拒馬木為
障少休歇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弃尸斃馬
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
金兵數十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

張嶲兵分數替

張嶲守南劍范汝為來寇嶲起鄉兵與之戰分兵為數替使
更迭出戰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

朱晦菴先生曰大要臨陣在番休迭上分一軍為數替將
戰使食第一替人既飽遣入人陣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

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入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又劉信叔順昌之役太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五千人信叔分為五隊于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于此擊之是以勝也

以佚待勞兵法也此更無他休以戰則士有餘力矣所以吳子云無絕人馬之力更迭法也

飽

劉錡坐餉戰士

兀朮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飲食水草者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人接戰自辰至申敵敗退以拒馬木為障少休歇乃出羹飯坐餉戰士如平時又多合暑藥往若歸着皆飲之食飲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唯能以飽待饑是以大勝

張嵩更迭食士

張嵩守南劍范汝為來寇嵩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兵為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

以飽待饑兵法也此亦無他道惟飲食以時則士有餘飽矣所以吳子云無失飲食之節調理得也

治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治都城四

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挂氊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埀擂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以治待亂兵法也然任得其人則治任非其人則亂故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也

察

李光弼

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鋭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

不至微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以容待疎兵法也然神優于事則容事叢于神則疎故曰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也

選將安邊

唐太宗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

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

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宋太祖

帝常注意于謀帥命趙贊屯延州姚全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寘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甚由是邊臣皆富于財得以養士用閒洞見番夷情狀時有寇鈔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

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

鼂家令有言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唐太宗宋太祖豈非千古帝王之師哉

王瓊

昔者王瓊之在本兵也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寘之贛州是也未發而全捷聞人咸稱服

用財欲泰

總論

能成天下之大功者在于信賞必罰厚賞重罰而已然賞爲
裡罰爲表必也先能揮金如土而後可以殺人如艸若無千
金之賞誘之于前徒以猛虎之威廹之于後將懦則譁將武
則逃耳故泥沙之汰雖可惜而出納之吝則明君賢將之所
深愧而不屑者也黄石公不云乎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
不往財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也

漢高祖

楚圍漢王于滎陽陳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

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閒于楚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大怒乞骸骨歸用平計策卒滅楚

宋太祖

按田況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

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享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杭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用財欲泰若瑣瑣稽核金錢縱有良將可得盡其技耶又按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等五人使備契丹郭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于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

如弃糞土周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于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輙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需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于用閒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

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于出境而所問不過于熟戸苟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嘗患于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輙近

洴澼百金方卷十四終